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范墉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六

宋 祝穆 撰

樂生部

年齒 自一歲至百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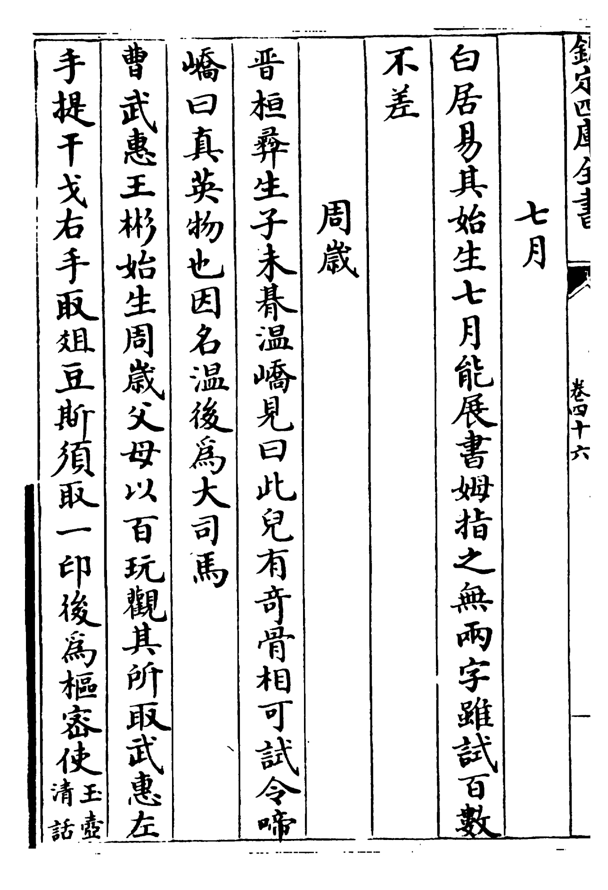
羣書要語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家政任子孫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

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六十不毁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 並曲禮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六十不視學七十致政惟衰麻為喪七十饍酒豆肉七十不俟朝 士之老者揖君則退 八十月告存 每月致餽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六十宿肉

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王制並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耋九十曰耄說文九十曰鮐背或曰黄耇或曰凍梨或曰鯢齒或曰眉壽釋名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以糜粥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續漢書人生百歲七十者稀古諺

詩句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古詩三十骨骼成韓

古今事實



七月

白居易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

周歲

晉桓彛生子未朞温嶠見曰此兒有竒骨相可試令啼嶠曰真英物也因名温後爲大司馬

曹武惠王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後爲樞密使（玉壺清話）

二歲

晋范喬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范文正公仲淹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

三歲

韓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撫鞠之

節孝徐先生積三歲父卒晨昏匍匐床下求其父甚哀

行狀

四歲

謝安四歲桓彝見而嘆曰此兒風神秀徹

歐陽公脩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教脩讀書

劉公恕道原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墓碣

五歲

羊祜五歲令乳母詣鄰人東垣取前身所弄金環

令狐楚生五歲能爲辭章

李白上裴長史書五歲誦六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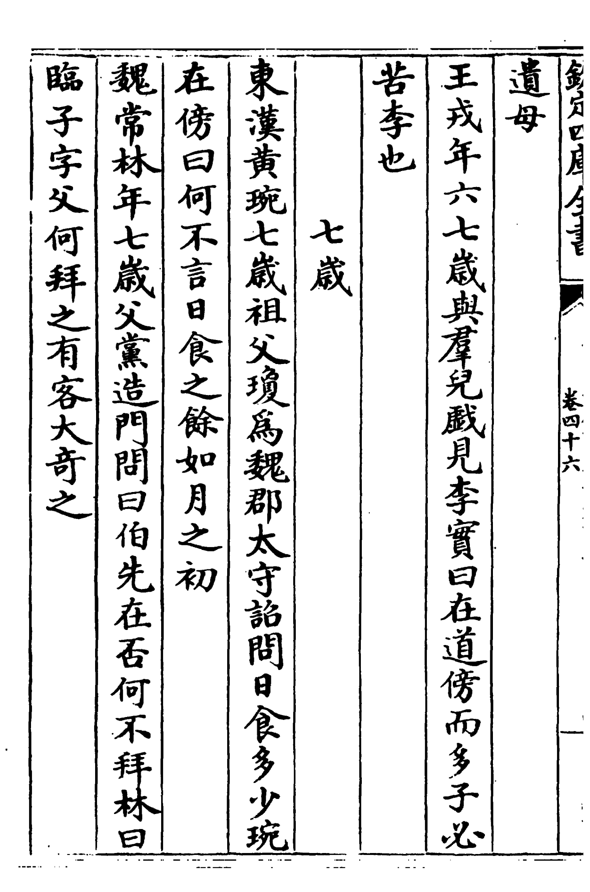
徐卿孺子歌小兒五歲氣食牛

六歲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乎世說

陸雲六歲與兄機齊名閔鴻奇之曰此兒龍駒鳳雛

陸績六歲見袁術於坐上懷橘三枚辭去墮地曰欲歸



遺母

王戎年六七歲與羣兒戲見李實曰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

七歲

東漢黃琬七歲祖父瓊爲魏郡太守詔問日食多少琬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魏常林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奇之

高郢之子定辨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䟦問其父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謂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乎郢異之

杜甫上賦頌自稱七歲屬辭

李賀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目曰高軒過

晏公殊七歲善屬文號神童

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

此兒後當有大名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即對曰蜘蛛雖巧不如蠶

八歲

孔穎達八歲就學記誦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

謝尚八歲神悟速成父鯤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顔回尚應聲荅曰坐無尼父焉别顔回

張元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何為開

狗竇元祖答曰使君輩從此中出

隋何妥少機警八歲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

劉晏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本傳

上名入禁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總髻上戲之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明皇雜録

寇公準八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

謂準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陳輔之詩話

九歲

楊子雲曰吾家童烏九歲預吾玄文

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孔子家禽

陶淵明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王勃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徐卿二子歌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

王元之九歲能歌詩畢士安見而異之

十歲

馬遷十歲則誦古文

孔融年十歲詣李膺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問之答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

謝惠連年十歲屬文族兄靈運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

春草之句大以為工

北齊邢卲十歲能文日覽萬言在洛陽會天下無事以遊宴為娛不暇勤渠嘗因霖雨五日乃讀漢書畧能遍看一覽無遺

李白上裴長史書十歲觀百家

十一歲

宋白年十一善屬文

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

歎異以為秘書省正字

十二歲

秦始皇使張唐往相燕不肯行甘羅曰項槖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矣君其試臣始皇使甘羅於趙

虞翻年十二有客候其兄不過翻追與之書曰僕聞琥珀不受腐芥磁石不受曲針客竒之

郄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頴士顔真卿相與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友二郄之間

荀爽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林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元魏祖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嘗密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户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

柳公權十二工詞賦

十三歲

東方朔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王羲之年十三謁周顗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啗羲之以是知名

陶淵明詩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

王勃年十三作滕王閣序

楊汉年十三通大義屬文所賦輒就吴人號曰神童

李白送魏萬詩十三能文史揮筆如振綺

五代張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浚井得古冄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策年十三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

薨改元建康是歲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同輩驚異之

晏元獻公殊父本撫州弓手晏幼能文李虛已知徐州一見奇之薦於楊大年以聞年十三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著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大竒之即除秘書省正字

柳開父承翰為南縣令有盜入其家衆不敢動開年十三亟取劔逐之盜踰垣揮劍斷其足二指

十四歲

北史劉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有女始筓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以妻焉

黄憲年十四荀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祖逖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後乃博覽書傳

杜甫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邢惇夫年十四作明妃引

十五歲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東方朔曰臣十五學擊劒

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居室不治人曰孺子何不掃除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能事一室乎

呂蒙年十五六竊從姊夫鄧當戰當見驚呵叱不能止歸告蒙母母怒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當富貴

阮籍與王渾為友子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籍謂渾曰

濬仲戎字之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元稹十五擢明經

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名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言試之十過已通熟矣

杜甫詩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来

十六歲

東方朔曰臣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狄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濵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

十七歲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後年少好禮吾即沒若必師之

韓愈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請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錢希白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蘇易簡曰錢易者李白才也

十八歲

賈誼年十八名稱郡中河南尹吴公舉之

房玄齡年十八隋高孝基曰此郎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

陳子昂字伯玉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飭所論著為當世法

程伊川年十八作顏子所好何學論

張載嘗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學何事於兵載感其言益窮六經至釋老書無不讀

王宣徽拱辰汪端明應辰皆年十八作大魁

十九歲

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

東方朔曰臣十九學孫吴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

唐楊於陵年十九登進士第再登博學宏詞科浙西觀察使韓滉有愛女方擇壻謂其妻曰吾閲人多矣無如楊生以女妻之生子復爲相

蘇子由年十九上韓太尉書

朱元晦年十九作遠遊篇

二十歲

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

二十一歲至三十歲

陸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

東方朔曰臣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
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以聞
賈生死年二十二
王溥年二十二狀元及第
蘇子瞻二十二歲登科二十四歲中制科
程明道二十二三歲作定性書
鄧禹年二十四光武使使者拜為司徒
周瑜授建威中郎將時年二十四吳中呼為周郎以恩

信著於盧

蘇明允上歐陽公書年二十五始知讀書

富文忠公弼問邵伯温年幾何娶未對曰年二十四未娶公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

李賀年二十七有玉樓之名

宋王僧綽為侍中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廵良久乃啓其謙退如此

孔子曰三十而立

山濤嘆曰年幾三十不為家公所知

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辟為中兵屬公問以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

三十一歲至四十歲

范僕射宗尹為叅政時年三十一拜相時年三十二卒年三十九然有五子燕有孫人謂其享年雖不永而人間之事畧備

顔子三十二歳短命而死

潘岳秋興賦序曰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王溥狀元及第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二罷相歸時年四十二在具慶下

宋謝晦為宣州刺史頗有矜色將之鎮諳叔光禄澹問年晦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已為北府都督比之為老矣晦有愧色

柳子厚書曰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

不足把玩亦已審矣
崔湜年三十八執政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説見之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
韓愈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髪蒼蒼
孔子四十而不惑　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也已
孟子四十不動心
謝玄為桓温掾温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

山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後拜吏部尚書

孟浩然四十為遊京師

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曰君年踰四十當貴

四十一歲至五十歲

謝安年巳四十餘始有仕進意高崧曰卿高卧東山將如蒼生何

邵堯夫年四十餘始娶

孔子年四十二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蔡澤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舉曰先生壽從今日以往四十三歲

徐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帝宴酣之後好為手詔辭章邈還省刋削然後出之

蘇子瞻年四十四李定論公作詩文謗訕朝政責黄州

黄魯直年四十四入史局八年而丁家艱

杜甫言於中宗曰臣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

體常寄食於人伏惟天子哀憐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鼔吹六經至沉鬱頓挫揚雄枚皋可及也

楊大年年三十七為翰林學士晝寢於玉堂忽夢懐玉山人来謁出一牒寫三十七字大年驚曰得非數乎許添乎山人命筆一點為四十七字至其數果卒王壺清話

蜀何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祗後至犍

為太守四十八果卒

齊褚彥回少病篤夢人與卜蓍一具遂差果年四十八而薨

岑文本曰馬周火色鳶肩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卒年四十八

韓愈曰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摇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作五箴以訟其惡

李適為工部侍郎年四十九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勑其子於霸陵原西營墓樹松未病衣冠寢石榻上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

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注衛大夫蘧瑗今年所行是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年非淮南子莊子作六十

陶淵明遊斜川詩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念動中

懐及辰爲兹遊

朱買臣嘗刈薪樵賣以給食行且誦書妻亦負載相隨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待我富貴報汝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不能留即聽去

玄宗欲以張嘉貞爲相嘉貞曰昔馬周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没向使用少晚則無及

五十一歲至六十歲

晉孔愉元帝命為參軍始出應名年已五十餘矣

陶淵明與子書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嘗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蘇子瞻年五十一除中書舍人又除翰林侍讀五十九歲謫惠州

孔融書云五十三年融又過二

黄魯直五十一歲謫黔州五十四歲移戎州

南史梁武帝遣領軍司馬王昇之以手詔徵謝朏昇之

先至何胥所胥恐朏不出乃下牀跪受詔及昇之從謝朏所還問胥以出期以應召荅昇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昇之失色不能答
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
孔子六十而耳順
公孫弘年六十召為博士
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曰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吾

哀之以戒荒淫之徒

六十一歲至七十歲

黄魯直六十歲謫宜州六十一歲卒

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擊武陵五溪蠻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征五溪

蘇子瞻年六十二謫昌化年六十五移廉州又提舉玉局觀任便居住年六十六至金陵告老致仕未幾而甍

吕洞賓謁張洎留詩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爲

二八泊年六十四卒

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老莱子年七十父母猶存服班斕衣為嬰兒戲於親前

魏田豫年老遜位司馬宣王以豫克壯書喻未聽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拜大中大夫食卿禄年八十薨

杜甫曲江詩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到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七十一歲至八十歲

先零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問曰誰可將充國曰無踰老臣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張柬之年七十餘以賢良名狄仁傑薦柬之雖老宰相材

孔子年七十三卒

晉悼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有與疑年使問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

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

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

也襄三十

趙抃字閱道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

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居六年卒年七十七

謚清獻

太公姓姜字子牙八十釣於渭濵文王出獵同載而歸

胡廣為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練達事體

宋沈慶之年八十為廢帝所殺是歲旦慶之夢人以兩匹絹與之曰此絹足度寤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果死

富弼致仕年八十上疏論治亂知無不言本傳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晁氏家語

八十一歲至九十歲

武帝使使束帛加壁安車駟馬迎申公時已年八十餘

矣

沈麟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二三年滿數十

篋

蘇公頌以太子太保致仕薨年八十二

陳堯佐臨終自誌其墓曰有宋頴川先生堯佐字希元年八十二不為夭官一品不為賤卿相納禄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

齊桓公見畒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

曰美哉壽也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而卒年八十八謚康靖

九十一歲至百歲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書序

文潞公彦博請老致仕再起平章軍國重事請老不已復以太師致仕時年九十二

晉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警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

我老耄而舍我也必共恪於朝夕以警戒我

香山九老會中有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甞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李守為承旨奉使過海至瓊道逢一翁自稱揚避舉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九十五次見雞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歲洞微志

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七子少者年已六十頭有肉角長寸又攫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飲曾孫婦乳又荆州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卒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别乃至山林處處履行未幾而終梁蕭映傳

古今文集

雜著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懐好述年歲因閲其集輙杼録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何况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十秋懐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為野夫田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他毛鬢早改變四十白髮生

況我今四十本来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憊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来四十一若為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巳年四十四又為五品官面瘦頭班四十四遠謫江州為群吏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慇懃我今四十六衰醉卧江城鬢髮蒼浪牙齒踈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

百五夜月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娱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閒行十五春去年五十五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

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静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艷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年六十上山乃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閒今歲日餘二十六来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𢣷欲何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

佚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来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不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慚愧病来遲且喜閑年滿七十莫嫌疾病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稀我今幸過之白鬚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

七旬時年七十二行開第八帙可謂盡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髮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不是别花来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俸踏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重樂天故間亦效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

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牕宿我今四十九賴此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顔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顔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今六十一頽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餘雖君皆四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誦便如閲年譜也容齋隨筆

詩話

而立者稀

東坡再謫惠州日與一老舉人年六十九為隣其妻三十歲生子為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詩公戲贈一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頑尊已及者稀年侯鯖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六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七

宋 祝穆 撰

嬰疾部

疾病 問病 君問病 癩疾 羸弱 好潔 痟渴 風疾 雜病 餘見耳目手足部

羣書要語無妄之災勿藥有喜注非妄之災勿治自復非妄而藥之則凶故曰勿藥有喜易有負薪之憂曲禮有采薪之憂注言病不能采薪孟子狗馬之疾嚴助傳王體不

安文選

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黒白難辨歐集

詩句脹腹堪成鼓羸形漸比柴耳鳴疑暮角眼暗助昏霾之元微

古今事實

河為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左

請禱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

病在膏肓見醫門

何恙不已

公孫弘病篤上書願乞骸骨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有陰德

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後果愈

移病

楊敞皇懼移病師古曰謂移書言病也

躬行致藥

蓋寛饒為衛尉司馬躬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常自撫循臨問致醫藥遇之甚恩

死鬼為祟

魏管輅傳信都令舍婦女病頭痛心痛輅筮之曰北屋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主刺頭故頭痛一男持弓

矢主射胸腹故心痛徙掘骸骨家中並愈

賢者疾篤

王羲之帖曰蔡公遂委篤深可憂當令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造化小兒

杜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矣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七十無病

張萬福始終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一服清涼散

程子儀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清涼傘也翰林雜志

既死復蘇

前輩多知人或云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

龎莊敏公為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為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見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煎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為異石林燕語

康節知命見死門

問病獨留以下係問病

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已皆去陳萬年獨留昏夜乃歸言病甚上自臨問吉薦萬年竟代于定國為御史大夫

問病防笑

盧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郭子儀病甚百官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隐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曰彼外陋内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問病嘗糞

唐郭弘霸為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無患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穿壁問疾 以下係君問疾

呂蒙有疾孫權欲數見其顔恐勞其起動嘗穿壁瞻視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夜分不寐

鑿牆問疾

房玄齡疾劇太宗鑿苑牆開門累遣中使候問

遣醫不絶

馬周病消渇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宫勑求勝地為周起宅召醫中使相望不絶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太子親臨問疾

老嫗問疾

李衛公疾太宗詔曰有晝夜視公疾老嫗令一人来朕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嘗泣曰君臣之際乃

如是耶帛端符故易記

剪鬚和藥

李世勣病太宗剪鬚和藥因頓首大哭帝曰吾為社稷計耳

亡之命矣以下係癩疾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先儒以為癩

啖松脂

上黨有趙瞿者病癩垂死或言不如及活棄之否則子孫轉相染其家乃送之山穴中遇仙人以松脂啖之卒為地仙抱朴子

癩可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癩可西清詩話

體羸帶減以下係羸弱

梁沈約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常思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祗事

時觀旁覽尚以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
束持方可偪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帶常移孔以
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難近婦人

膠西王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日漢景十三王傳

常禁其語

晉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

拂席洗牀以下係好潔

宋吏部尚書庾仲文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及出户輒令人拂席洗床以此見譏

人去掃坐處

齊王思遠為侍中性簡潔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乃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席及去猶令二人交帚掃其坐處

號為水滛

梁何終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人稱為水

溪

掃拂郭路

齊遂安令劉澄爲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横草剪蟲䗶人不堪命坐免官

痟渴 以下係痟渴

司馬相如善著書常有痟渴病

用水止痟渴

魏卞蘭卞太后弟子也爲將軍常侍苦痟渴明帝信巫

女用水方使人賜水蘭不肯飲詔問其故蘭曰治病自當以方藥何信於此

以疾辭名 以下係風疾

晉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有風痺之疾不應辟召後武帝下詔敦逼謐上疏力辭曰臣抱釁牀蓐軀半不仁十有九載竟不仕

佯狂

楊渾送傳國寶於太祖具子凝式諫不聽即佯狂號風

子

舐痔以下係雜病

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療其痔耶

患大臭

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呂氏春秋

元章心恙

米芾訴譎好奇在真州甞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芾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遽與之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為笑石林燕語

古今文集

雜著

釋疾文序

盧照鄰

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連踡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煙郊變容輒輿出户庭悠然一望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絶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為釋疾三篇以貽諸好事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栖遑乎國語之作非瞽叟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吾

非斯人之徒歟安可黙而無述其畧曰

先朝好史予方學於孔壁今上好法予晚愛乎老莊彼圓鑿而方枘吾知齟齬而不當是時也天子按劍方有事乎八荒駕風輪而梁弱水飛日馭兮苑扶桑戈船萬計兮連屬鐵騎千群兮啓行人文鼠竄猛士鷹揚故吾甘栖栖以赴蜀分黙黙以從梁其後雄圖甫畢登封禮日方欲訪高議於雲臺考竒文於石室銷兵革兮為農器休牛馬兮崇儒術屢下蒲帛之書值予有幽憂之疾

蓋有才無時命也有時無命亦命也時也命也自前代而痛諸道之乖也則賢人君子伏斧鑕而不暇時之来也則屠酤餓隷作王侯而有餘巳焉哉歲將晏兮歡不再時巳晚兮憂来多生兮生兮奈汝何

辯恙字義　白居易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故相問勞曰無恙乎非為疾也容齋隨筆云公孫弘傳云不幸罹

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顔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畧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為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為貴恙謂輕者為微恙心疾為心恙風疾為風恙根着已深無由可改

絶句

風疾枕上作　白居易

風疾侵生臨老頭血凝筋滯不調柔甘從此後支離卧

賴是從前爛漫遊

詩話

患鬢瘡

張忠定少謁華山陳圖南圖南贈詩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散也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後忠定更鎮杭晚年發瘡於鬢移守金陵遂薨

癰疾

羣書要語孟秋行夏令則寒熱不節民多瘧疾月令驅厲鬼兮山之左韓文

古今事實

顓頊三子

昔顓頊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正歳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漢舊儀

黄熊為癘

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今三月矣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子産曰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呼名悸瘧

廝稽康勇果驍悍從武帝顓縣起兵所經村邑恣行暴虐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病瘧者寫之帖着牀壁無不立愈

死為厲鬼

張廵守睢陽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廵西向再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鬼以厲賊城遂陷

墓土止瘧

五代朱瑾在唐為兖州節度使梁太祖攻敗之奔楊行密大破梁兵後以殺徐知訓族滅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增成高

墳

古今文集

雜著

祀黄熊評　程晏

傳曰子產聘晉晉侯有疾夢熊以為癘鬼子產曰鯀之神化為黄熊鯀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未之祀乎遂使祀之而杜預又註曰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也曰異乎我之說也若鯀為夏郊三代祀之即

掌周禮者存焉晉為盟主豈天子祀典宜諸侯而僭之耶是不可祀之一也羽山又非晉望是不可祀之者二也鯀若為天下癘即有天子太癘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三也若為一國之癘即有侯東海者國癘司其祀矣是不可祀之者四也况祀為夏后鯀有歸祀又不為癘是不可祀之者五也子産言祟癘之事有二吾取其一焉言實沈臺駘之祟吾取之矣黄熊之癘吾不敢聞晉侯方疾其或荒邪內作偶夢色象之一物謂之黄熊

安可執加緜瀰而為昏越之祀哉文粹

瘧癘文并序 劉禹錫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魑魅之外魍魎之餘匿天命竊帝威罔不見形于鼎上者自夏后氏云繼為禍於人間被之者始若處氷檻復若落炎井眩瞀熒惑視之累形聽之重聲骨節怠重如山已傾始或醒時奪人之情喪人之精兀若木偶昬如宿酲噫或飲食不節哀樂失所病于人者上則湯劑次則礦艾愈矣凡有

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可理礦艾不可攻嗚呼癘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奚不效神為聰明正直不加祟於君子焉遂為文祝集作祀而逐之曰癘乎癘乎有事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為叛臣入為逆子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專祿樹威借物行機上弄國權下戲民命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有賣交取祿諂交結族一言不善禍發於鏃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美旻之色媚於君側巧笑未足已亡於

國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柔佞之言惑於君前委順未足國步移焉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四星之臣集作位奉于紫宸蕭牆禍起帝座蒙塵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見災幸久閛禍樂成含羞冒貴忍垢貪榮天未降刑尚或竊生爾宜癘之癘乎癘乎爾目不盲爾耳不聾如向來之所陳奚不禍於其躬仁者必有戹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癘遇姦佞而肆兇非惟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工癘乎癘乎茍依吾言而若是

吾將達爾於帝聰

譴瘧鬼文

秦少游

邗溝處士秋得痎瘧之疾發以景中起於毛端伸欠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其少進也如沍壑陰崖單衣犯雪龟穹蠖屈奄奄欲絶寒威既替熱復大来畢方煤毒回禄𤋮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注嗌未足為快狙酉晝戌洪然霑汗然後乃已於是處士乃滌心慮斥聰明枕石藉茅偃於洞房疲

極而寐夢五鬼物異服醜形朱丹其髪運斤鼓槖縻綆注缶揮以大篚跳踉而進曰嘻良苦惟子昔年學道名山把握風雷與斗爭威吏兵雲屯使者火馳呼吸元氣懸鬼以嬉我屬蓄怨怒候閒隙之日久矣孰為爾來荒唐是師跅弛是友果於自為横心肆口隨世上下金鎔木揉嘗於禁戒隳滅應手交親指議傳笑十九而子岸然恬不為醜我屬緣是得而甘心焉於是處士驚遽而若失所以對者衆鬼大笑處士叱之曰来汝鬼物向吾

視汝神明之機天奴其武地藏其文七緯十精亡失光耀而汝儔漫不復省瞽矇之前藻繪徒施叩宮流徵而聵者弗知昔以為未然乃今信之蹇吾妙齡志于幽玄明師我違以溺奇偏疑信相冠于兹有年披奴氛霧乃覩青天棼然故藝一夕棄捐飫食酣寢以還本源若夫嬪御如雲珍貨山積後房彈吹秀色可飧馬有副車有貳人所同好吾亦弗避久宦無成家徒壁立彈劍而哦援琴自慰風埃藍縷兒女所羞人所共惡吾亦弗求好

惡我無與天下俱故造物之父與吾並駕而遊固非汝曹知也嗟汝鬼物亦道之餘經緯星辰啟陰閉陽何獨迷謬自喪耿光依憑草木為此不祥於是衆鬼相視失色涕泗交頤呿而不答悔昔所為稽首再拜稱弟子而去處士嘻亦失厥疾矣

古詩

譴瘧鬼　韓愈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

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嘔洩間不知臭穢非盬師加百毒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横揮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眛於前徽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靦然不知歸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清波為裳衣白石為門戺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旗降集隨九歌飲芳而食菲贈汝以好辭咄汝去莫遲

謝瘧鬼　　陳子高

皇天分四時寒暑代翕張折膠與流金民生以為常伊坎離何神為帝司一方如何縱孽鬼乘時盜陰陽睢盱四五輩歘東西跳踉詭佀各有名為人作炎涼或燔以炬火或吹以鞴囊初噤如立雪俄赫如探湯炎洲抵陰壑那得在一床閼伯追實沈左右分冦攘須臾異冬春裘扇安可當沓休數汗栗氷炭沸我腸怫鬱不自聊災疢未渠央非針艾所及區區事祈禳犧牲一物無祝祠

甚荒唐懸懃謝衆鬼汝計誠未良汝利在嘔泄藜莧焉足嘗我貧乏錢財謁汝徒披猖来汝豈不聞儒生類彊梁子美雖老瘦䩄顔事新粧退之稍姦黠百藥更臭香身病易語言咄咄多謗傷吾將援此例勉作新詩章詩以榮汝歸自可捐糗粮資送於汝足此外何所望汝也寧不慭急急去我旁

詩話

讀詩愈瘧

詩話云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是也杜曰更誦吾詩云子璋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漁隱叢話世傳杜詩能除瘧此未必然盖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脱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曰鄭廣文妻病瘧子美令取子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

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已矣此殊可笑借使瘧誠有鬼若知杜詩之佳是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泄之閒哉觀子美有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嘔地有靦屢鮮粧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瘿疾

羣書要語頸處險而瘿齒居晋而黄嵇叔夜養生論

詩句瘿木杯形贅楠瘤刳得来陸龜蒙

古今事實

號智囊

樗里㿉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發憤生㿉

魏賈逵在弘農與典農校尉争公事發憤生㿉自啟願

令醫割㿉太祖惜逵報曰吾聞十人割㿉九人死逵恭

行其意而㿉愈大

瓠繫狗頸

晉杜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及城平盡捕殺之

割瘤即死

南史朱齡石傳舅蔣氏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

項安節相

神宗嘗夢入大第有植牌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

而求之乃太學生也慈聖觧之曰項安節即吴充也於是正憲為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今朝散郎后山談叢

古今文集

古詩

汝癭和王仲儀　王介甫

汝水出山險汝民多病癭或如鳥粻滿或若猿嗛並女懸高掩襟男大闊裁領飲水擬注壺吐詞倂有梗楞里既已聞杜預亦不幸秦人號智囊吳郡掛狗頸腽肭甞

拄順徐行安及脛秖欲仰問天無由俯窺井挾帶歲月深冒犯風霜冷厭惡雖自知劌剖且難肯不惟羞把鏡仍亦愁弔影内療煩羊腦外砭廢針顐在木曰楠瘤剜之可曰皿此誠無所用既有何能屏膨脝厠元首臃腫異顱頂難將面目施可與胞胎逞賢者臨汝守世德調金丹坻俗雖醜乖教令日脩整風土恐隨改晨昏憂屢省儻欲覲慈顏名城不難請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范壙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八

宋 祝穆 撰

神鬼部

神廟 生祠家廟附

羣書要語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成十二 縱子忘之鬼神其忘諸乎定元 叢祠顔注叢謂草木岑蔚也陳勝傳

詩句廟令老人識神意手持杯珓導我擲韓退之謁南嶽廟 沙

頭有廟青林合_{韓渥}

古今事實

五方神現

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雨雪甲子朔五神車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驚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来受命各奉其使武王

曰予歲時無廢禮焉太公陰謀

翁仲二神

魏明帝鑄銅為二神人號翁仲置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反以為祥鑄銅象之晋五行志

為賽神會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

葢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許賽以牛以下係廟

庾亮鎮武昌引戴洋問氣候後亮病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至明年而薨本傳

神占郡廳

梁鄒琛為吳興守郡有項羽廟甚靈於郡廳事為神坐前後二千石皆以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着屐登廳事常閙室中有叱聲琛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

焚蔣帝廟

梁武帝以京師旱甚詣於蔣帝廟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是日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

如織而驟雨如注臺中宮殿皆振動帝懼自此畏信備法駕到廟脩謁曹景宗傳

毁廬山廟

顧劭為豫章禁淫祀毁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劭要之入坐與談春秋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劭劭神氣湛然鬼返和遜求復廟劭笑而不答鬼怒曰三年内君必衰當此時相報如期劭果病咸勸復廟劭曰邪豈勝正終不聽

遂卒殷芸小說

宿薄后廟

牛僧孺落第歸宛葉間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夜月始出遠望火明至一大宅黄衣閽人曰有客有客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至大殿蔽以珠簾拜于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何辱至行役無苦乎今夜風月佳甚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有二女子從雲中至太后顧曰此高祖戚夫人孺下

拜夫人亦拜又顧一人曰此元帝王嬙如前拜各就坐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五色雲中有二女子下太后顧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孺即肅拜如臣禮更一人曰此齊帝潘淑妃孺拜妃復拜既畢太后命進饌具酒各賦詩别有善笛女子太后謂曰識此否此石家綠珠也因曰牛秀才來今夕誰人與伴戚夫人潘妃綠珠皆辭不可及亂太后又曰太真唐朝貴妃固勿言也乃謂王嬙曰昭君嫁呼韓單于胡鬼何能為昭

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牛秀才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竟辭去太后使人送往大安郎旋失使人行少時天始明孺却望有廟荒毀不可入竟不知其如何僧孺自作周秦行記

毀淫祠

唐狄仁傑為江南廵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毀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脩江瀆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来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歷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為材廟成壯觀甲天下聞見録

收其施利

張諤判司農寺上言天下祠廟有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撲時王荆公秉政主諤言勑下有差南京高辛廟絶少祈祭縣吏抑勒僅訓十千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大駭賣廟事尋罷〈倦游録〉

衕致廟梁

种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軀數對於馬前云

欲詣廟中敎手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史而上其權數皆此類聞記

古今生祠以下係生祠

石慶為齊相邦人慕其家行則有石相之祠欒布嘗守燕郡燕人服其廉則有欒公之社以至荀勉之遺愛童恢之異政帛羲之犴獄屢空王堂之削平群盜杜軫之專尚風化皆立生祠

民立生祠

唐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民為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功貪暴為虐民苦之因毀父生祠

當立家廟以下係家廟

唐王珪既貴不立家廟四時祭於寢為有司所劾太宗為立廟貌云

家廟影象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顒幼時猶

記伯祖母指其為誰今則無能識者把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云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為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曰楚雲小曰賽奴未已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蓋偶然爾程氏遺書

古今文集

雜著

南海神廟碑　韓愈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犠幣之數做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祀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黄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事訖驛開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往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来已久故明宫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内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槪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賔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其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蜿蜿蜒蜒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蠏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宫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

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咏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税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其屬州負逋之緡錢十有八萬米八萬八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

令無失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壖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恭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二年民各自矜奮曰兹土雖遠京師我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夘侯降于州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月丙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

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来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黄雜殽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来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

之人兮為俟是非千秋萬歲兮俟無我遺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野廟碑　　陸龜蒙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

之土木而已矣甌粤間好事鬼山椒水濵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温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上有老木攅植森拱蘿蔦翳而上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氓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禍亦隨作耋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氓不曰適丁其時耶

而自惑其生悉歸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歷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鮮民之懸清民之渴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

旦有天下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悃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辯其末曰

土木其形窮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窮吾君之禄位如何可議禄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拜嶽言　　陳黯

黷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廼撤
盖整衣馨爐瀝觴頫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
務名耶官耶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肸蠁而荅
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
草木之有松蘭澗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
崇干霄拄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
詞之懼瀆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卑必福其善而
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

何必亟兮余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亳州聖水狀

李德裕

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誕惑狡計丐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十家都顧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病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食危疾之人俟之病愈其水斗價三千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千人臣於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絶其根本恐終無益

黎毗昔吴時有聖水宋時有聖火亦皆妖妄古人所非
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絶妖源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陸務觀

漢將軍紀侯以死脱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史失其行
事司馬遷班固作傳弗載也維宋十一葉天子駐蹕吴
會改元乾道正月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鎮江
府方滋言府當江淮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
祠紀侯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以庇其

邦人禱祈禳會昭答如響紹興隆興之間虜北入塞金鼓之聲震于江壖吏民不知所為則惟神之歸雖虜畏天子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無事至於流徙敝野兵民參錯而居處弗驚疾癘以息則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為已力乎謹上尚書願有以褒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心越三月癸丑有詔賜廟額曰忠祐詔下而方公為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呂公擢来知府事修上之賜五月癸亥大合樂盛服齊

莊躬致上命神人恊心霧雨澄霽雲風肅然來享來臨於是呂公以屬某曰願有紀焉其惟紀侯忠奮於一時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褒於聖宋身隕於滎陽而血食於是邦士唯力於為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吏之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將有考於碑其尚知所勉焉毋為神羞六月癸未記

寧德縣重脩城隍廟記　陸務觀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為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竈祭中霤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猶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為邑帶山負海雙

巖白鶴之嶺其高摩天其險立壁負者股栗乘者心掉飛鸞關井之水濤瀾洶湧蛟鱗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賀又有氣霧之毒蠱黽蛇蚕守宫之毒郵亭逆旅往往大署牆壁以道出寧德為戒然邑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縣事趙君詵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縣事陳君攄復增築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祀之意既成屬某為記某曰幽顯

之際遠矣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夫神之所以為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儻無愧於此則擷澗溪之毛挹行潦之水足以格神不然豐豆碩俎是謟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耶既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山陰陸某記

古詩

玉華宫　　杜甫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絶壁下陰

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洒美人為黄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来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黄牛峽祠　歐陽永叔

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繋祠門山鴉噪叢木潭村鼓隅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来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黄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絶無由上黄牛不下江頭飲行

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黄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黄牛滞客舟

東坡云嘗聞之於公子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来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方拜時像為起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余亦貶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泝峽謁黄牛廟入門惘然皆

夢中所見子為縣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盖私識其事也

迎神　　李建勲

擂鼉鼍吟塞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且来滿奠椒漿齊獻揖隂風窣窣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與君降福為豐年莫教賽祀虧常筵

迎神　　司空文明

吉日兮臨水沐青蘭兮白芷假山鬼兮請東皇託靈均兮邀帝子吹參差兮正苦舞婆娑兮未幾鸞旌圓盖望欲來山雨霏霏江浪起神既降兮我獨知目成再拜為傳詞

送神　　司空文明

神之去廻風嫋嫋雲容與桂樽琮席不復陳蒼山綠水暮愁人

賽神曲　　陸務觀

叢祠千歲臨江渚拜貺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即雨人意所向神輙許嘉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遞歌舞嗚嗚謳歌坎坎鼓香煙成雲神降語大餅如盤牲脂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来人散相扶歸蟬聲滿廟鎖斜暉

律詩

三閭大夫廟　戴叔倫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謁昇仙太子廟　鄭畋

在昔靈王子吹笙遡泬寥六宮攀不住三島互相招七國原陵古賔天歲月遥無蹊窺海曲有廟訪山椒石帳龍蛇拱雲樓彩翠銷露壇裝琬琰直篆寫松喬珠館青童宴琳宫阿母朝氣輿仙女侍天馬吏兵調湘妓紅絲瑟秦郎白管簫西城邀綽約南浦命嬌嬈勾曲觴金洞天台嘯石橋晚天珠弄蘂春茹玉生苗鶴馭爭銜箭龍妃各獻綃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宫燒物外花常滿人間葉自凋幾曾期七日無復降重霄嵩嶺絙天漢伊瀾入

海潮何繇得真訣使我佩環飄

諸葛廟　杜甫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珠絲欻憶吟梁甫躬耕起未遲

野廟　吴融

古原荒廟掩莓苔何處喧喧鼓笛來日暮鳥歸人散盡野風吹起紙錢灰

題烏江霸王廟　李山甫

為虜為王盡偶然有何羞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

木居士廟　韓愈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題木居士廟　羅隱

烏噪殘陽草滿庭此中枯木似人形只應水物長為主

未必浮槎即有靈八月風波飄不去四時黍稷薦惟馨
南朝庾信無因賦牢落祠前水氣腥

蜀先主廟　杜甫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宫翠華想像空山裏
玉殿虚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
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謁文宣王廟　羅隱

晩来乘興謁先師松栢凄凄人不知九仞蕭墻堆瓦礫

三閭茅屋走狐狸雨霖狀似嗟麟泣露滴還同歎鳳悲倘使小儒名粗立豈教吾道受棲遲

詩話

三閭廟詩

三閭大夫屈平字靈均汨羅沉沙之處在岳州境內正廟以漁父配享唐末有洪州衙前軍將忘其姓名題一絶云蒼藤古木幾經春舊祀祠堂小水濱行客謾陳三酹酒大夫元是獨醒人自後能詩者不敢措手

雙廟詩

荆公題雙廟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牕涼及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咏廟中景物而已盖廵逺守睢陽當時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牕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黄鸝空好音亦自託意其中矣

掛紙竹生

寇萊公貶死雷州喪還過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揷地掛紙為祭焚之後生筍成林民以為神因立公祠目其竹曰相公竹李誠之詩有曰已枯斷竹再成林天為英賢眷獨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澠水燕談

雜著 係生祠家廟

張文定生祠記　蘇明允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冦至邉邉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張公方平至蜀之日歸屯軍撤守備明年正月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蘇洵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奈何皆曰公何事於斯雖然於我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

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也洵無以詰遂為之記

文潞公家廟碑 係家廟

司馬君實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

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家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墜廟制遂絶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群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於庶人慶歷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産不立私廟下儒臣禮官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

東宮太保以上立三廟詔如其請公卿無肯倡衆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有詔可之

鬼

羣書要語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鬼之言歸也慧也說文子不語怪力亂神語屈原國殤云身既死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注無主之鬼謂之殤謂死於國事者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楚辭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左精神離形各歸其真謂之鬼列水石之怪曰龍罔象木之怪曰夔罔兩土之怪為羵羊火之怪為宋無忌博物志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山鬼

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李華戰場文

詩句山鬼吹燈滅杜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杜

古今事實

夢伯有

鄭人相驚以伯有（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三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産立公孫洩及良止（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子也）以撫之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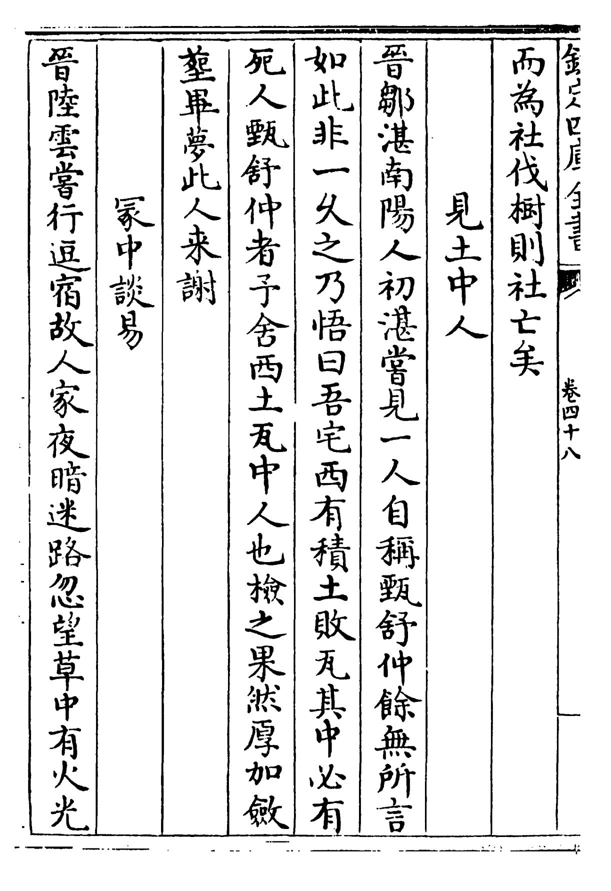
昭七

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㬰消滅

不信鬼

晋阮脩字宣子善清談論者以人死有鬼脩獨以為無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



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

見土中人

晉鄒湛南陽人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瘞畢夢此人來謝

冢中談易

晉陸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

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音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始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玄殊進

因鬼殺子

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好扶邑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其

子泣而觸地曰孽無苦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扶奇鬼也我固聞之明日復飲于市欲遇而刺之明旦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刺之而不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戰國策

正能辟邪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携官屬居省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時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闔見者多死之

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

鬼之董狐

干寶兄弟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本傳

見怪不怪

魏元忠公正寛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一婢老猿為看火婢驚白公公曰猿閔我闕僕為我執爨耳又嘗呼蒼頭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群鼠拱之於前公曰汝輩饑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又夜有鵂鶹鳴於屋端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地所有不可使南適越北走胡何須傷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擡舁於堂下公曰可復徙堂

中乎群女乃復移床至舊所公曰能徙吾床至街市乎群女再拜而去曰此寛厚長者可同常人戱之哉見異錄

鬼手入牕

少保馬公亮少時臨牕燭下閲書忽忽有大手如扇自牕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黄水大書花字牕外大呼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戱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温嶠燃犀

之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遜謝而去括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原鬼　　　韓愈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

物有之矣玉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雷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恠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成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無聲與形者物怪

是也故其作而見於民也無常故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于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戴氏廣異記序　　　顧況

予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不測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檮杌為黃熊彭生為豕萇弘為碧舒女為泉牛哀為虎黃母為黿君子為猿鵠小人為蟲沙武都婦人化為男成都男子化為女周娥殉

墓十載却活龕諜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䰟曰杜鵑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窈窕莫可紀極古者青鳥之冡冡墓白澤之窮神奸舜之命夔以和神湯之問革以語怪音聞魯壁形鏤夏禹玉牒石記五圖九籥説者紛然故漢文帝召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怪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潢之洞真顔黄門之稽聖侯君素之精異其中神奥顧君之真誥周氏之冥通而異苑

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録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亂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説蔓延無窮國朝燕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録至如李康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説譙郡戴君孚幽賾最深安道之肖若思之後邈為晉僕射逵為吳隱士世濟文雅不隕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亂况始與同登乙科君自校書終饒州録事參軍時年五

十七有文集二十巻此書二十巻蓋十餘萬言雖景命不融而鏗鏘之韻固可輔於神明矣二子鉞雍陳其先志泣諸父兄況得而叙之

爆杖驚鬼

或問朱子曰世人多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家語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理

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
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癘鄉人凡有祭祀佛
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
盡為所汚因為人放爆杖於所依之樹自是遂絶曰是
他枉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之神
却被小鬼汚却以此見得設醮無此理也語錄

氣未嘗亡

或問先生所答廖子晦書有云死氣之已散者既化而

無有矣而根於無之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此莫是說天地之氣否先生曰此氣只一般雖有天神地祇人鬼其實則一若有子孫底固是引得氣聚不成無子孫底氣便絶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生生不已底亦自浩然日生而無窮禮諸侯祭其國之無後者如齊祭爽鳩氏之類蓋他先主此國来理合祭他非在其國便不當祭理合如此便有此氣所以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當祭不祭宜其如此也又如晉侯夢黄熊入寢爲

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惟有子孫者方有感格其無子孫者氣亦未嘗亡也又問人死氣散若如此說氣又未嘗散也先生曰如今祭勾芒更是遠只是理合當祭便有此氣要之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拍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人曉也所以明道答人問鬼神云好與賢說無何故聖人說有要與賢說賢又来問某討此要人自看得說只說得到這裏朱語録

詩話

燈檠精

宋潛為甘渡巡檢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纖腰一搦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羅箔風泣背西窗雨遂滅燈趍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鬻身於彭城郎今郎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来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因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視之一燈檠焚之雲齋廣録

神座有狐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相傳神靚享杯盤盖神座下有穴藏群狐狐自穴出享餚醴王嗣宗得其實縱火焚穴擒殺群狐鞭廟祝背遂絶初公在長安極疏种山人放之短好事有詩云終南隠士聲華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但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雄澠水燕談

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八